

# 考古随笔：南宋修内司官窑的考古发现

杜正贤

在普通公众眼中，考古就是在挖宝，而在考古人的眼里，这个“宝”代表的更多的则是它的学术价值。在我主持发掘的南宋临安城的相关遗址中，有五项考古发掘有幸得到了考古学界和社会公众的认可，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sup>〔1〕</sup>，这其中，我以为老虎洞窑址的发掘是最为重要的，因为老虎洞窑址的发掘解决了陶瓷史上争论已久的修内司官窑存在与否的讨论，推动了南宋官窑相关问题的研究。20多年来，我参与了60多次考古发掘，出土了几千件文物，其中修内司官窑的文物一直以来都是我最珍视的，这不仅仅在于它的稀少，更在于它的价值以及我曾为它付出的努力。

## 一

1986年，我从北大考古系毕业后来到杭州。杭州，这座曾经做过南宋都城的城市弥漫着一股浓厚的历史气息，发掘这座城市的历史遗物成为我的主要工作。那个时候，我一年中大部分时间在工地发掘，剩余时间几乎都用来查阅杭州的历史文献资料，了解杭州的街巷布局，研究杭州的城市演变，其中，陶瓷方面的研究一直是我关注的焦点。有关南宋官窑的调查与研究由来已久。20世纪20年代，日本驻杭领事米内山庸夫就曾在凤凰山的报国寺等处采集到大量的瓷片标本以及匣钵、支钉、支座等窑具，但是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sup>〔2〕</sup>。19世纪30年代，原中央研究院周仁三次来杭调查南宋官窑，并撰有《发掘杭州南宋官窑报告书》；朱鸿达将乌龟山官窑材料整理成《修内司官窑图解》一书。1956年，浙江省文管会在窑址的南部进行了首次局部发掘，出土了一座龙窑及窑旁的瓷片堆积，但未有正式报告发表。

80年代杭州郊坛下窑址的发掘一度掀起了南宋官窑研究的热潮。文献记载的另一处官窑——修内司官窑是否存在？如果存在，窑址在哪里？这些问题成为这一时期学者们关注的焦点。当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南宋官窑仅存在郊坛下官窑一处窑址，就是已发掘的乌龟山窑址，不存在所谓的修内司窑。但是部分学

〔1〕 这五项考古发现分别是：南宋太庙遗址获199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南宋临安府治遗址获2000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老虎洞南宋官窑遗址和恭圣仁烈皇后宅遗址同获200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严官巷南宋御街遗址获2004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 [日]米内山庸夫：《南宋官窑古窑址の发现》，《世界陶磁全集》第十卷（宋辽篇），附录第319页，河内书房，1955年。

者如汪庆正<sup>1</sup>、李辉柄<sup>2</sup>和李民举<sup>3</sup>等先生仍然肯定修内司官窑的存在，不过对于修内司窑具体的烧造地点，依然存在分歧。如沈岳明先生通过对低岭头窑址的发掘称：“我们不否定‘修内司窑’的存在，但也不肯定修内司窑址即在杭州凤凰山、万松岭一带。”<sup>4</sup>

我一直对修内司窑的存在持肯定的态度。自20世纪20年代凤凰山麓便有采集到匣钵、支钉、支座等窑具的记载，根据《咸淳临安志》，修内司窑位于万松岭、青平山、骆驼岭之间，自南宋初至南宋末位置没有变动，假使凤凰山附近真有南宋时期的窑址存在，那便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无疑。严谨、求实一直以来都是考古学界的传统，找不到修内司窑窑址，对于修内司窑存在的论断就缺乏充分证据，对南宋官窑的研究也就无法深入下去。通过研读前辈学者的文献，我比较倾向于修内司窑在杭州的凤凰山一带，并且曾经一度把寻找到修内司窑址作为我的努力方向。

## 二

1996年，是我在杭州考古所工作的第十个年头。时光荏苒，岁月流逝。尽管我在1995年主持发掘的“南宋太庙遗址”荣获了1995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是寻找到修内司窑址的愿望却一直未能实现。1996年9月26日晚，我接到市民的报告，在凤凰山一溪沟内发现有人在盗挖瓷片。在考古所工作的这些年里，这种类似的举报很多，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的责任，每一次我都要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哪怕是深夜。这一次也不例外，我当晚接待了这几位市民，通过他们的描述，我感觉这次盗挖的遗址与以往的举报情况不尽相同。第二天一早，我在单位再次接待了这几位市民并和他们一起到现场进行了勘察。因洪水冲刷，凤凰山溪沟内有少量青瓷残片和窑具暴露在外。在沿溪沟的两侧约6米长、2米宽的范围内被人翻动过，挖掘深度约0.5—1.5米，散落着一些匣钵和碎窑砖。我心中一阵惊喜，凭经验推测，这里很可能是一处废弃的古窑址，因雨水的反复冲刷而暴露出来。不仅如此，经过比对，我发现地面散落的青瓷片与南宋官窑的青瓷片十分相似。我大脑一瞬间闪过一个念头，难道这就是陶瓷研究者苦苦寻找的另一座南宋官窑——修内司窑址。一切都还是揣测，但是我相信无论凤凰山窑址是否就是修内司窑，此处窑址的发掘都将对文献记载的修内司窑的探讨提供重要的考古材料。我压抑着内心的兴奋，立即派人24小时守护现场。

从1996年10月中旬开始，我们对现场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考古调查。这一个月对于我来说是漫长的，因为我知道，假使我一时疏忽，就有可能与修内司窑址失之交臂。调查现场是一片公墓区，我们最初的调查只是在墓区的前后二排墓葬的空隙中进行，布了1×5米的探沟三条。初次调查就有所收获，三条探沟中

---

<1> 汪庆正：《官、哥窑若干问题的探索》，《中国考古学会第三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4年。

<2> 李辉柄：《谈南宋官窑及相关问题》，《文物》1998年第4期。

<3> 李民举：《宋官窑论稿》，《文物》1994年第8期。

<4> 沈岳明：《修内司窑的考古学观察——从低岭头说起》，中国古陶瓷研究会编：《中国古陶瓷研究》第四辑，紫禁城出版社，1997年。

一条发现了房屋基址，一条发掘出土了素烧坯堆积。简单的几处遗迹并不能说明问题，我开始期待陶瓷窑址的发现了。第二次布方，我们布了2×15米的探沟3条，这一次我们终于发现了一座龙窑。在我们调查工作即将圆满结束的时候，又意外地发现了一座龙窑。天气开始转凉，转眼间一个月的调查即将结束，面对调查出的两座龙窑遗址和大量的青瓷片和窑具，我急切地希望作正式的考古发掘。我预感这片公墓下面一定掩盖着令人震惊的考古遗迹。

遗址现场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公墓区，而且山上古树繁茂，我们发掘前的首要任务便是要迁移古树和坟场。迁移古树仅仅是身体上辛苦，而迁坟的工作却是费尽心机。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思想，入土为安，没有人愿意去动先人的遗骨，或许工作一开始便预示了老虎洞窑的发掘必将遇到许多困难。几经周折，1997年一年的时间里，我们共迁移了几百座近现代墓葬，砍伐或迁移了窑址范围内的全部树木。

经过了充分的准备和周密的部署，我们从1998年5月开始对老虎洞窑址作大规模的考古发掘。1998年5—12月，1999年10月—2001年3月，我们对老虎洞窑址进行了两次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除了部分地层被有意识保留以供后人研究外，我们揭露了该窑址的全部文化层。

### 三

老虎洞窑址的第一次正式发掘是十分辛苦的。杭州五、六月份正是一年中最难耐的梅雨季节，天气闷热，蚊虫叮咬，再加上山上水电不通，生活上的艰苦可想而知。

去掉表土层后便是元代文化层，这一层仅发现了作坊遗迹。元代层出土器物以日用器和陈设器为主，个别碗底釉下用褐彩书“官窑”二字。老虎洞元代层出土的瓷片品种丰富，有一类青灰色或灰中泛黄色釉的器物与传世哥窑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在后来的研究中，窑具上的八思巴文经鉴定是“章记”或“张记”<sup>〔1〕</sup>。哥窑问题一直困扰着陶瓷界，老虎洞窑址元代文化层曾一度被认为与传世哥窑有一定的关系。

然而发掘出元代层后，考古工作一度陷于停滞状态。由于迟迟没有早于元代的遗物出土，大家开始怀疑，也许老虎洞窑址便是一处单纯的元代窑址，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南宋层，但是考古工作仍在继续。考古工作进行到10月，工地上已经很久没有新发现了，连工人都没有了士气。不过如果修内司窑址很容易就被发现，那或许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被确认了。抱着这样的想法，我们仍在坚持发掘。我坚信，修内司窑或者不存在，如果存在，此处窑址的发掘一定可以解决修内司官窑之谜。

10月中旬的一天，我像每天一样在工地巡视，忽然发现发掘区的东部有一块区域被认为是已经挖到生土层了，土呈纯黄色，没有任何包含物。我觉得这一处的生土有些特别，似乎有烧过的痕迹。我先是用手铲自己挖，然后召集了几名队员和工人继续向下发掘。一直到现在，我仍然坚信这样一条真理，成功只在于坚持，看似没希望的时候再坚持一下。我们坚持将所谓的生土层挖掉，几天以后，两个很大的瓷片堆

〔1〕 照那斯图：《杭州老虎洞窑址出土窑具八思巴字译释》，《南宋官窑与哥窑——杭州南宋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积坑出现在我们面前。工地上一时间士气高涨，我忽然觉得离我亲手发掘修内司窑址的梦想似乎已经不远了。此后，工地上几乎每天都有新发现，老虎洞窑址的考古工作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经发掘确认，老虎洞窑址南宋层又可分为早、晚两期遗存。早期地层时代为南宋初期，出土器物以日用陶瓷器为主，也有仿青铜礼器。出土器物的釉色主要有两类：一类为粉青，釉层较厚，釉面布满大小不等的开片，多薄胎厚釉式器物。另一类为青灰色釉，多厚胎厚釉器物，也有少量厚胎薄釉器物。这一层大量瓷片出土于四个瓷片堆积坑中，地层中出土瓷片较少。器物的装烧方式以用五头支钉支烧为主，少量大件器物采用了裹足刮釉的方法。这一期出土器物与宝丰清凉寺汝官窑出土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sup>〔1〕</sup>，体现了南宋官窑承袭了北方汝官窑的传统。晚期地层仍为修内司官窑的烧造活动时期，这一层出土器物在器物组合、装饰、釉色等方面与早期地层出土器物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早期占有相当比例的礼器变得少见，厚胎厚釉式器物较多。

从地理位置来看，修内司窑址位于杭州市上城区凤凰山与九华山之间一条长约700米的溪沟西端，现场为一2000多平方米的山岙平地，距南宋皇城北城墙不足百米。根据《咸淳临安志》记载，修内司营位于万松岭、青平山、骆驼岭之间，自南宋初至南宋末位置没有变动，而老虎洞窑的位置在南宋修内司营中无疑。这里距南宋皇宫较近，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不会有民窑在此设立。

从老虎洞窑址南宋层遗迹的保存情况来看，龙窑为长条斜坡式，长约15米，这种长度的龙窑在同时代的越窑系窑场中不多见。老虎洞窑址清理的馒头窑与河南宝丰清凉寺汝官窑窑址清理的馒头窑在外形与内部结构上都十分相似。作坊建筑材料为细泥质褐色青砖，即“香糕砖”，这种“香糕砖”主要用于南宋临安城的皇家建筑和等级较高的官府建筑。房基外面砌成的倒梯形状的散水，以及用平整的大石块砌成与山坡岩石相接并于底部置有砖砌散水的挡土墙，在以往的陶瓷考古中均较为罕见。

从出土瓷器与窑具来看，老虎洞窑南宋层出土器物及窑具与汝官窑有许多相似之处，在烧造工艺上，汝官窑和老虎洞窑南宋层所用的匣钵和支、垫烧具基本相同，与文献记载的南宋官窑“袭故京遗制”相吻合。

从废弃瓷片处理方式看，南宋层地层中出土瓷片较少，大量瓷片集中出土于瓷片坑中，可见废弃品的处理方式为集中打碎掩埋，以防外流。

老虎洞窑发掘出土的遗物品种丰富、造型优美、制作精良，代表了当时陶瓷手工业制作的最高水平。由窑址发掘的种种迹象表明，老虎洞窑址即为一直以来陶瓷学界寻找的南宋修内司官窑无疑。想起学生时代曾读过的叶真的《坦斋笔衡》：“中兴渡江，有邵成章提举后苑，号邵局，袭故京遗制，置窑于修内司，造青器，名内窑。”或许当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十几年之后我将亲手发掘这座沉睡了近800年的修内司官窑。

老虎洞窑址发掘工作全面结束已经是2001年3月了。从老虎洞窑址的发现到最后发掘工作全面完工历时近五年的时间。作为一名考古工作者，能够亲手将修内司窑址完整地揭露出来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考

〔1〕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宝丰清凉寺汝窑址2000年发掘简报》，《文物》2001年第11期。

古学研究的是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存，考古新发现往往是考古学向前推进的最强大的动力。寻找到修内司窑窑址并得到专家及社会公众的认可，是对修内司窑存在的最好的佐证。老虎洞窑址的最终发现离不开前辈学者的不懈努力。无论是修内司官窑存在与否的争论还是其烧造地点的考证，大量材料的积累为我们最终发现并确认修内司官窑铺平了道路。对考古遗址的寻找，前辈学者曾经形象地形容为“望”“闻”“问”“切”。这些年的考古工作经验让我觉得，对考古遗址的寻找概括起来就是细心、耐心和恒心，就是要有自己的想法，就是付出别人没有付出的辛苦，做别人不敢去做的事情。

在凤凰山上发掘的那段日子对于考古队的每一位成员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我们每天顶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去工地，多少次仅仅满足于探方和昨天相比又深了一尺，夕阳西下，我们带着落日的余晖和一身疲惫回到驻地。多少次被突如其来的暴雨淋得彻头彻尾，却依然在下次满天乌云时迟迟不肯收工。老虎洞窑址的发掘让我觉得，成功往往就是为自己认为值得的东西而努力，往往就是不计较结果的付出。老虎洞窑址1998年的第一次发掘获得了当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的提名奖。尽管未能入选，考古队的热情却丝毫没有减弱。终于因其南宋修内司官窑的重要意义，老虎洞窑址1999—2001年的发掘被评为2001年度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 四

2001年6月，老虎洞窑址考古发掘专家论证会在杭州举行，会上绝大多数专家认为老虎洞窑南宋窑址就是文献记载的修内司官窑。因为老虎洞窑址的发掘，学术界再次掀起了研究南宋官窑的高潮。王光尧<sup>1)</sup>、周少华<sup>2)</sup>、刘毅<sup>3)</sup>等诸位学者就南宋官窑产品特征、烧造年代、南宋官窑工艺渊源等相关问题纷纷提出自己的观点。2002年11月15—17日，在杭州金溪山庄举行了“2002中国杭州南宋官窑老虎洞窑址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省、香港特别行政区等国家和地区的110余人出席了会议。专家学者就修内司官窑的烧造时间、产品特征、与汝官窑和郊坛下官窑的关系、老虎洞窑址元代层与传世哥窑的关系等相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许多曾经对修内司官窑一说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在看过老虎洞窑址的相关材料后纷纷修正了原有的观点。

因为老虎洞窑址的发掘，我与陶瓷，与南宋官窑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些年来，我以老虎洞窑址的发掘整理工作为基础，致力于陶瓷方面，尤其是南宋官窑方面的研究工作，先后在《文物》、《故宫博物院院刊》、《南方文物》等期刊上发表了修内司官窑方面的研究文章，主持编写了《南宋官窑瓷鉴定与鉴赏》、《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等相关学术论著。老虎洞窑址的发掘工作，直到后期资料的整理，得到了徐莘芳、汪庆正、朱伯谦等老

---

1) 王光尧：《杭州老虎洞窑瓷窑遗址对研究官、哥窑的启示》，《中国古代官窑制度》，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2) 周少华：《南宋官窑探源》，《东南文化》2000年第7期。

3) 刘毅：《“凤凰山窑”的发现及相关问题研究》，《南方文物》1999年第2期。

一辈专家学者的关心与指导。前辈学者的宝贵建议使我加深了对老虎洞窑出土遗物的认识，对南宋官窑有了更深入地理解。

我一直提倡开放式的考古。在老虎洞窑址的发掘过程中，无论是前辈学者、考古界的同行或是学生，都可以来工地参观。因为发掘老虎洞窑址，我掌握了修内司窑址的第一手材料，但是，我更希望修内司窑的考古材料能够为更多的研究者所用。为使专家学者和广大陶瓷爱好者更好地研究老虎洞窑址出土瓷器，2002年，我主持编写了《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sup>〔1〕</sup>一书。书中以图录为主，配合适当的文字说明。我挑选了150多件较为典型的器物 and 窑具，几乎每件器物都附了两张以上的图片，从器底、口沿等不同角度全方位地展示一件器物的胎釉特征、内部结构、局部纹饰等细部特征。老虎洞窑址出土器物基本上都有被打碎过的痕迹，这些对陶瓷研究有所帮助的细节，我都一一做了图片记录。编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将老虎洞窑址出土器物的每一个有研究价值的细节展示给大家，以达到为陶瓷研究者提供第一手材料的目的。

值得欣慰的是，经过积极的筹备，老虎洞窑址于2004年开始对公众开放。窑址现建有三座保护棚，展示龙窑、作坊、瓷片堆积坑等15处南宋遗迹。遗迹间有曲折木构架栈道相连，四周建有参观道。沿路设排水沟，引流山水，保护遗迹。现在，老虎洞窑址已经成为杭州市的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阵地之一，承担着展示杭州历史，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

[作者单位：杭州市文物保护管理所]

(责任编辑：项坤鹏)

---

〔1〕 杜正贤主编：《杭州老虎洞窑址瓷器精选》，文物出版社，2002年。